

序  
問  
答

真西山全集

卷

三十

九

二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閱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



錄侍即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以慮十  
數家博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  
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未文公通  
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  
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傳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  
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以復餘憾均竊不自  
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  
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  
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某書彌月  
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 聖祖 神孫之功德

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  
要而求之則自 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  
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  
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說之說  
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  
不取小夫輕銳之才 嘉祐 治平以前廊廟之訐  
謬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  
大治也自 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灑高談古始陰  
祖管箇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  
矣謂參苓著木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

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非鼎琮璧不足以便  
用而錯然前程者皆竒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  
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述述至于黼黻極  
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  
可慕可愕者一盭而盡得之真我 宋千萬年之龜  
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 馭明在御垂精  
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啓  
發 天聰緝熙 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閭下士雖無  
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  
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 上者乎君

遠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  
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  
畧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  
已也君早遊 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  
願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慕而成之  
又將次及于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  
憚千百里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涂之艱羈旅之苦  
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  
故爲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篇端矣故不  
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其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  
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  
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也集猶緯也可  
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郡志成於嘉泰之初  
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載蓋略隣矣至若名卿鉅  
儒之論述騷人詞伯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  
夫碑碣所志楹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  
盛麗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  
年謂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

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爲我輯之李君既承命則退  
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爲四十卷  
而公括田廩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島夷志則別爲  
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  
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大抵主於闡教化存典  
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爲此邦  
之吏者不可不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  
教條風績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  
其能自安乎爲此邦之士者不可不此書蓋凡前脩  
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槩度也有一節焉之

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  
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為此州建明施置以幸  
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  
真某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  
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  
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  
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都  
或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

夸新聲之竒變使人喜歆起舞悲歎涕零求其所謂  
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  
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搗車與  
江籬 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  
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饑寒留  
落困悴無憊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  
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鐘山訪定林酌寒泉而  
拊修竹長夫忻然為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董風之和  
惜惜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淒惻而不怨信六  
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

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爲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爲園真子所耻兮霜風條條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兮予將俟子於仙游授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壽夭

亨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嘗言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歎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顛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者可與語耒耨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功否則以爲漫然而已憶余初貢于鄉家甚貧辛苦經營財得

錢萬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憊矣此再舉鄉人迺有為所謂過省會者人入錢十百故云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親友之贖始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試遂中選焉故自轉輸江左以迄于今每舉輒助錢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爾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約其為益又可知也蓋紓其行以養其力一也無怵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勾資以養其節三也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百有奇瀟溪楊公

以嘆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官而未能復續食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緡五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間有義舉皆勇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傳景裴文編序

清源傳君景裴以所為文編史說視予予熟復而歎曰盛哉傳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學為元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為至樂又再傳而樞密

大坡之弟兄文章錄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傳氏之學雖本於獻簡公而草堂先生李公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之文爲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又出於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自襁褓能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染不習而熟其能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總六七歲娛戲其親之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焉可益也已雖然詞章之靡

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真景裴之師也予昔倘佯盤谷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岱典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爲當師也予盍歸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西山之草廬掩閤謝客是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于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

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後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過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

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勵奮發如去蝨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

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予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爲予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爲予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爲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

而重卜信哉其不誣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徃徃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盲于心者聞余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之在吾上者感然歎曰守榮育故念人之育也其將歸發其橐聚同類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筮師耳能因已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焉存心其所濟不既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以遺之

感應篇序

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做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

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此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齋鏤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爲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然也人之一心虛靈洞

徹衆理畢具方未不善其既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章注義最爲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涉於幻唯者要皆爲警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嘆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技藝以至器用之末何莫不然姑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爲篆再變而爲

隸又變而爲真行變之極爲草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意蕩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竒偉不常予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予之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第行當必有知子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湖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爲稱首予謂負輩第能知升沉脩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蓋其言曰眉中正則眸子瞭然眉中不正則眸子眊然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眸然見於面蓋於背觀人之法盡於此矣嬾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隻眼若但能知升沉脩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易齋書

贈顧涇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顯於一而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者也上下

數千年間能無而通者唯管公明郭景純李淳風僧  
一行數人而已豈不艱哉廬陵顧君淫遠於陰陽五  
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  
術名未有能過之者也予乙酉趨朝遇之於衢梁君  
見謂曰公之此行不滿百日當歸而果然蓋其驗如  
此非神而能之乎後四年謁予粵山之下相與論考  
卜岡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  
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浙之役  
故言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周八漢序

上鏡門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  
其今復枉顧敝廬歛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  
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掬淺而弗精將  
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  
繇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  
貴遠之如垢汗不幸而賤貧耳之如飴蜜志道而遺  
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  
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  
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  
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

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竒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古文不幸齋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及其先人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

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徃徃闕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問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猶持

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六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干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曰建安真某序

傳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

生爲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  
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亾他嗜好獨矻矻文  
字間居常誦書日以寸爲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  
飢渴寒暑其初志蓋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  
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鬱既極  
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  
墨致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  
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揚是  
重不幸也吾兄常知子子其爲我序而傳之可乎某  
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

問作文之灑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略曰長袖善舞  
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劇讀而精甄之則劖乎其  
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  
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  
郎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  
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渟蓄日以富矣  
談戲劇輒成文章至其爲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  
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眇透射若貫珠隙明麗  
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

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宗廟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衮衮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欵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為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竦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傳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自負要不錄錄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已本末要可攷此其為志何如耶

不幸用非其時生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坎壈其身不肯少溷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顧念昔者獲從公游距今裁二十年揭來溫陵墓木拱矣撫念疇昔為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固辭而叙其槩于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峯偉然特立於群巘之表若王義方之正衙

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才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况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己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

間當爲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爲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歆哺寒者歆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瀕洞交至迭起之變竢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暨今腐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

謂學也則其植立之庠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峿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為護漕使者聞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必其民駸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侵予躬出按視舟

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濱江居民廬舍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眠其人窮餒困瘠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涼岑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然耶父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需乎其有餘魚蝦竹蒿柿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者南豐曾公之記具存可覆也建炎盜起邑剝於兵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為之尚奚咎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安其生何哉賦有常期唾掌爭先歛有常目以羨為賢饒涎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遏饗吏殺我余聞而太息曰

賦歛之苛慘於兵盜貪黷之威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吁此非長人者之責而誰君余友湯仲能擢進士第始吏於繁昌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爲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聞於父老者告焉夫仲能主簿爾民之感憂愉樂非其所得專然猶之玉焉所韞之山土木晶潤况其職可以及人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以是爲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問於郡僚李公晦公晦曰君爲政三年其可以無愧者二盡己之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蹙忸不敢當然居官臨

人要必以二者爲本蓋一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誠已未忠而覲人之我從已未誠而責物之應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鐔川問嘗所聞於朋友者其試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朔建安真德秀書

### 張仁父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爲取戴氏記溫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予知余所以命字之指乎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體具其用博未

易以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姑即子所知者言之可乎  
鑿經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前輩大儒先以為最善名  
狀者也蓋血氣周流之所鬲閔雖一髮膚之末無不  
切諸心關節脉理壹不通焉四支之大且若無與於  
我者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則反是焉大哉仁乎上焉用之鑿天下者良相也下  
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溺與弗  
獲其所者由已使之仁於鑿天下者也秦緩盧醫扁  
鵲起沉痾而生仁於鑿疾者也史言善鑿者能洞視  
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孰  
謂仁於鑿者不能窺五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其  
屬於若者厚矣且子之未嫻於鑿也詎能無疾其望  
於人何如也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昔者以疾求人  
邪能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  
仁甫讀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樂  
於濟人者故余為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彥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玉函之術  
始余謀窆吾親及更窆吾兄若吾婦氏挾圖書矜技  
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營吾親之封於銀

山之麓者彥祥也遷吾兄若吾婦氏之柩於屏山之陽桐山之塢者又彥祥也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彥祥聞之亦笑曰是誠偶然也鄉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自以為功得乎夫既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吾之聽而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謙矣然觀世之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不輒異者豈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泮泮統泮泮統固其所也封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乎乎物事之至難者也

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菑馴難馴之暴而退焉自貶歸之於偶然者夫退焉自貶不足以損其功而祇以重其美譏之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役情於物者得之則哆然以喜不得則蕭然以懼夫是以冰灰雜襲而胸中必須臆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甕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夫馬往而不自得邪彥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予特恥其言若弗自術者故書以贈之

邇言後序

予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

也子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爲玩其文辭也耶若  
惟文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  
於學者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界  
於人者厚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  
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則憂與物異故必如堯舜  
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  
人眊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  
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  
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  
性我以善而我弗之是天之不才于世之狼疾人也

孟子六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時數  
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  
也孔子以爲貴孟子以爲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  
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  
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獮服狙之戒讀者爲  
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予之知學  
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  
未必不眊以爲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醜而棄醇予  
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予之不敏  
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于潭徵予言以爲贈予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倍器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耐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爲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手足馬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

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懔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効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之已治否耶吾之所爲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

哉昔者顏子問爲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邈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蘄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况士之爲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于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爲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母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母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

以爲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母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予爲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予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于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予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予矣

### 詠古詩序

達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

狀讀者徃徃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  
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  
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今吾德莊所賦遇得  
意處不減二公至若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賢理義  
之秘則雖前世以詩自雄者猶有慙色也蓋德莊少  
而學詩微詞奧旨既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  
之書沉酣反覆不止其涵泳久故蘊積豐權度  
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德莊於此豈直區  
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慨時憂世之志以自發則  
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來者之知慕也惡惡致

其嚴冀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古實以諷今此孤臣  
畎畝之心人見其優游而和平不知其殷憂憤歎而  
至於啜泣也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  
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  
時賢君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惜惜之語廩焉  
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亾凡日接  
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  
心而溺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為太師氏所  
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所啓悟感發顧  
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人者察其所安德莊

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絀之至悠悠之談所共寘  
議者或乃明其不然是豈苟異者邪少正之誅匡章  
之辨衆惡之察鄉原之譏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  
情之公心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儉夫鄙人姦媒  
閃聒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閱達之  
士洞見肝鬲筆誅字撻曾以遁情死者有知將恨其  
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奈何其自棄哉嗚呼  
斯言悲矣其孰識余之衷情也夫君名字德莊達齋  
其自號云

玫瑰先生樓公集序

山叅政樓公玫瑰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真  
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  
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  
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巔際  
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覩  
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 慶元初韓侂  
胄除知閤門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內祠彭公  
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  
見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國  
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虜奔盟中外騷然天下

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 內批予祠公持其命  
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  
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  
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  
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郡書識  
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憍狹僻澁以一長名  
冢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  
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  
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  
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

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  
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既鬻胄之鋒退居却掃者十  
有四年 嘉定初起爲內相俄輔大政向來儔輩凋  
喪略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爲一代文宗某嘗竊論南  
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  
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  
念昔校藝南宮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旦  
某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爲當世善人君子  
所與而不遂爲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治以  
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真某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處玉笥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爲梁蕭子雲脩鍊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攷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遊之思念將上印綬于朝凌大江陟西山歛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繇葛峯以歷玉澗溯章水而登崆峒之顛出麻源道樵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顧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湘中又二年而召假塗清江郡人張

元德邀余爲閣阜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笥者固無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躡江西之境而四五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間吁可恨矣今年僊卧于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笥來見者眡其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之裔也耶鄉吾欲遊玉笥而不可得今見從玉笥來者得問此山亾恙則吾志亦愜矣因留之山房數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皆脩然清絕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秀傑者其鐘於人必異因吾子襟韻之不

凡益以信玉笥之爲竒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子之名中而字默也豈非以多言爲誠耶予聞伯陽氏之爲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故學之者亦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今子戒於言而歸之默善矣顧未能亾琴與詩焉是知多言之害而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默迨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養吾之心而吾本無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詩以暢吾之情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可也琴未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曾何累之有哉予曰子之言幸矣遂書以爲東歸之贈寶

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既成以授筆史書之視子  
默之色若有不懌然者予友金華王子文楚偶  
留西山慨然為余書之筆力清勁可喜予文不  
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徐凡三月思所以為治人之  
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言政者有  
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  
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

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  
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  
寡也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  
日悚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  
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  
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  
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  
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  
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  
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

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頽泚於事之所可媿此吾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亾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鮮或不笑其迂者予友陳端父獨聞而善之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爲邑於泚

東訪予以所宜先者予曰予忘余曠昔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請復以是爲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謂存之使勿失養之亾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穽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象也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俾亾須臾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

遊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

貳鄉真先生序以寵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教  
觀其本仁義以爲治政之方即持敬以爲存心  
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  
非飾藻績以爲工者比也率是以往雪霜貿貿  
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嘆而詠詠而譎者武義  
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爲人君止  
於仁文公以爲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子  
男之邦視民最親有君道焉則曰愷悌父母也

曰若保赤子也曰平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  
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  
爲體義爲用義者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  
也切故已之體之也至痒癢疾痛若已隱憂則  
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嘉政  
苛令是剗是革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  
皆所以爲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爲政之  
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爲政之用由是觀  
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公兼言仁義實深得  
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

政也夫子告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  
矣而仁之爲人義之爲宜必以是終焉語其本  
則全體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異乎哉以  
是說私質於公公曰子言正合我意子其發明  
以補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和與之處終日  
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於仁者知所以爲  
仁必知所以爲義矣苟徒悅近似之名不究精  
微之蘊則煦煦之恩流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  
之謂哉因次其語弁以薦之武義君倘未棄絕  
他日爲政之先後次第尚當從君一一請之丙

戊臘月望後二日黃自然拜手敬書

黃叔通自鳴集序

東溪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涉圖史多識  
前代舊聞其爲文圈熟演亮若便於進取者顧落落  
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八矣娛戲翰墨  
筆力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鳴也或謂其剛心勇  
氣頗折於困躓之途侈詞溢語間及於庸瓌之吏以  
是爲叔通病吁倔強如韓退之且不免爲芻粟僕賃  
故詘節於頤君牙輩叔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瀆處  
在論天旱疏諫佛骨表不在與頤君牙書君子觀人

要知所擇也然叔通雖羈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友劉君伯諄將爲邑於江寧以予嘗使于茲土也問其所以爲政者焉予謂君之少也受學于家庭其長也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從事四方所至客諸侯之幙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顧羸羸焉惟余之間推此念也即聖賢臨事而

懼之心也夫百善之源起於競惕衆慝之本萌於怠肆君以是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恫而無忿疾也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猥曰江寧之爲邑其民樸以愿其俗儉以質仕而寓於其土者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囂者空焉今之爲邑未有易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秣陵爲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繭絲其民嗷嗷休息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墻之苫楹之質且爲備豫百年計焉

蓋鐸之心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  
異時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  
以江寧視江寧幾於易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撫柔  
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醇勉之雖由今之勢未  
得以爲安于而以鐸自任則奚古今之異吾將見海  
內之人謹然一詞曰先生有子吾州有人

沈簡肅四益集序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門機  
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知吳興三  
沈皆以德業爲時聞人樞密諱與求尚書諱介而副

樞諱夏其眡錢塘之族彌有光焉然樞密嘗入直禁  
林屢當大詔令尚書繇詞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  
炤暎簡冊士大夫多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  
天子分符摠饗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闡俱犖  
犖有成 鞅掌意其不屑於文字間也 寶慶

初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出公家集鋟刻以傳  
片言畸字皆鑿鑿適用迂論二十篇專陳時病洞見  
根元至其感物興懷恣容娛戲課圃之作王子淵之  
僮約也蛛網之榆柳羅池之三戒也雖非規規摹擬  
前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何君一銘叙事有紀法

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浴佛放生譏訶時俗陋妄尤  
為有補世教公之於文瑰偉震耀如此顧弗用是名  
世豈非為事業所揜與嗟夫文辭末也事業本也鄉  
令公平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詞客騷人  
角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實用以  
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聞之以君子之文  
於是為可貴爾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說以恩倖進為  
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嶷然中立論議不少  
詘竟力請去位嗚呼此非所謂古大臣者邪然則文  
固於公為細事事業亦其粗欲知公盛節者要必有

考乎此集名四益者蓋公之自號所居齋云

送楊日靖序

上臨御之四年有詔鎮江太守楊侯建太督府于淮  
之左侯拜命悚然曰閫外之事余方思所以自力閫  
內之治可復搜吾之知慮哉聞族子日靖之賢將命  
以為已子且付之家政焉日靖過予告行余謂父子  
君臣之義一而已矣夫廣陵重地也元戎重寄也內  
以馭群雄外以捍二虜又今之重事也朝廷合三重  
以屬於侯是知侯之才且賢為能勝其任也竊意侯  
之受命也必將兢兢焉如履層冰慄慄焉如奉槃水

唯恐其墜且覆也以扶持王室自許以掃清中原自  
誓不忍其遺憂君父也以諸葛丞相集衆思廣忠益  
爲心不敢是其所獨是也以呂定公臨事十思爲戒  
不敢忽其所易忽也忠足以貫神明而言足以服夷  
貊義足以激將士而惠足以保邊氓夫如是則事君  
之道盡而報國之責塞侯之功名事業且將日新而  
無窮然則子之事侯又將若何而可耶曰以侯之所  
以事君者而事侯斯得之矣蓋侯之選於宗族而以  
命子亦猶朝廷之選於藩翰而以命侯也侯不敢不  
盡其忠以副 上之託子其可不盡其孝以副侯之

託乎君親一致也家國一體也子能勝侯之家事猶  
侯之能濟國事也雖然亦豈易爲力哉在易有之幹  
父之蠱用譽夫能幹父之蠱者譽之所歸也子往哉  
敬焉以持子之身勤焉以楙子之學庶乎其有進矣  
予與楊侯交之久而好之篤者也故於子之行深致  
其惓惓之意焉欲侯之成功以慰吾君父之望欲子  
之成德以慰侯之望也夫父前而子名者禮也余於  
子名而告之亦禮也子其思之而勉之而敬以終之  
則予之志也夫

黃子厚詩後序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晦庵先生嘗稱其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而序篇之作傷其阨窮不遇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爲詩淒涼掩抑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自叙有曰予年逾知命寒窶日深今歲以來飢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饑可謂天下之至窮矣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已獨亾德而貧慨然仰慕顏曾於千載之上而自警之詩曰先聖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每念古人事終夜嘆以呻則翁之所憂非貧也道也昔之詩人阨窮弗耦者其能有是乎夫士

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知道然後能忘乎貧賤知命者不違乎天者也知道者樂乎天者也讀翁之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然亦可謂安之矣至其以顏曾爲可慕而嘆克己之未能是蓋有志乎道者非徒委之命而已也然世之人知誦其詩者甚少矧有能知其志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而通者有矣翁歿今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生之窮也雖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追悼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莊字敬叟少學於翁爲詩詞皆酷似其舅隸古行草往往迫真今

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文四方以活妻子豈爲翁之  
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然敬叟未嘗以窮自沮方收  
拾翁遺藁出入必俱昔晦庵先生以許生閱得翁詩  
文之多喜而序之敬叟所藏皆真蹟尤可寶恨先生  
不及見而猥以示余余豈能重翁之詩者子之邑有  
賢大夫方訪求翁之作而未獲子其爲大夫出之必  
有以發輝震耀而久其傳者非獨翁之遭爲可賀其  
亦足以少伸敬叟涓陽之思也夫

周敬甫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

其致一也近世頽析而二焉尚評世變者指經術爲  
迂善談性命者詆史學爲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  
而小人乘之藉以爲併中庸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  
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  
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  
泰伯文王之爲德三仁之爲仁子產之惠卞莊子之  
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  
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  
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也  
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臯者用也

然則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爲道之大  
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  
諸用也近世本統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爲學譚於下  
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朝則以出入爲黨讎吁學所  
以爲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  
以旣斯世其又何賴乎夫理不達諸事其弊爲止用  
事不根諸理其失爲止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  
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  
史發爲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讀史而訂  
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閱而嘉之雖然天

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易以迹斷者敬甫其  
於六經語孟之微旨益熟復而深思焉使是是非非  
瞭然於胸中推之以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疚將有  
如權度槩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  
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他日  
吾將於子乎有攷也

鈞臺江公文集序

鈞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諍  
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  
爲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脩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

東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三  
櫻江公間閔從士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  
荒萬里爲當世憫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  
幾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  
稷顏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  
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  
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  
未易以迹斷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  
昂節義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  
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  
迥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

朕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  
鄉善而志未決 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  
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懇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  
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  
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  
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  
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 朝廷之上自是二  
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  
勝言者事變旣極公之言遂爲靈著大蔡 建炎中  
興衰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

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也寶  
慶三年公之諸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  
棄藁者刻之郡齋書來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  
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  
公實爲之序引藐焉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爲文又  
多出於咲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  
譏其冗棄狂華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  
矣故不復道獨惟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于  
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攷乎此是歲八月壬申  
建安真 序

送張元顯序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委之命均  
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  
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  
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  
家者流其工於推筭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  
損焉死生福禍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  
免吾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自至其順乎天孰大焉  
非益乎以回之仁亡揀於貧且夭以跖之不仁凶害  
其富且壽惠迪未必吉而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

可也其悖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由前之說聖人之道  
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為獨夫不難也然則以  
命語人亦豈易乎括蒼張君元顯五行家之巨擘者  
也予欲其勉人以母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為之說  
如此張君其亦謹所以言也哉西山翁書

送高上人序

道一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  
為空儒之教以萬法為實惟其以為實也故於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常恐錙銖不盡其道惟其以為空也  
故以大倫為假合人世為夢幻漠焉不以繫諸心道

之不同以是為耳釣臺高上人予之方外友也間嘗  
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  
以萬法為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  
心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屋一日自言  
少喪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  
又將治精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竦然曰此即子  
之真實心地也子而知此則知大倫之非假人世之  
非幻矣昔唐元暲師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厥土行求  
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取之謂為釋之知道  
者且曰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

世之誕慢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  
聞元師之事而其心迺與之合是心也彼何而有哉  
子其即事而參焉則行住坐臥皆光明發見時也世  
間萬法盡在是矣世傳賢沙黃蘗捐棄父母事緇徒  
以爲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  
學佛者滅親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爲題其後  
以論觀者

送周知錄之官序

建陽周君鼎亨爲平江獄掾將行過予請曰治獄之  
官自昔難之今地在近畿而臺府鼎立又益難也以

禁之不敏而屈三難願聞所以自免者余曰子之所  
謂難者非以情僞之微暖而弗易知乎又非以怨誹  
之易騰而上下之志未易合乎若是者信乎其難也  
已然吾子於此將患其難而求亡愧於已邪抑將憂  
其難而求無拂於人也昔之君子惟民命之重故於  
聽獄也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若戚嗟隱痛之在已凡  
爲是者求亡媿吾心焉耳若夫毀譽之在人喜愠違  
從之在上有不愜卹者予觀漢唐之盛以治獄著者  
不越數人若張廷尉寒伯竒徐有功其最也廷尉事  
見仁之主守職以爭殆不其難若伯竒則旣難有功

則尤難者也然二子不以其難自沮抗詞極辯弗悟弗止賴以全活者不知幾人二子卒亦自全亡害夫不顧其身之死而抹人於必死仁者猶樂爲之况其利疚有輕於死者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仕焉而忠於其長與立朝焉愛其君一理也理非有二心其可有二乎今日之不阿其長即異時不欺其君之心也雖然此豈可以頰舌爲哉鐘一也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韞諸中固不能閱諸外也吾子將求獲乎上其必以積誠爲本歟誠者何感差隱痛視之由已之謂也常存是心則其察必精

予必確發於中者真純而篤至則人將望予之眉睫而有動焉雖亡侯乎言可也今之所難安知其弗爲易抑周君曰然遂書以贈紹定元年丙子同郡真序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聲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余曰聽聲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類一也而哲愚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爲哲愚氣有盈縮故爲豐悴氣有深淺故爲修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

也雖然觀人之高低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  
上也望車旗視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  
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爲妙歟然則因聲而觀  
人其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  
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  
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  
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於所稟而  
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而辭辯有問者以  
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之以爲送歐陽處

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入壽夭窮若指諸  
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自其成象  
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  
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別其質則有剛柔之異而其  
流行運動則或網緼而醇釀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  
之以生者其分有滋稿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  
窒焉造物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  
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爲無所用吾力

者也至於柔強明闇雖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徃徃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漠焉不以槩諸心非感歟羅君方薄游閩浙間有訊於予者其試以是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己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送陳宗望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輒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嘆世一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

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夫所為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老之容而已似焉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尸其名者責其實顯其藝者斲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肖為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嘗思之至乎天父乾母坤而為之子原其所受之理未有一毫之不知者利害汨其真欲惡遷其神於是天人之分始離矣世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幾焉豈真初之固然耶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

踐形恆自之義其不謂之惑邪予晚而知學方惴惴  
馬蹏不得爲大地克肖之子而陳君乃寫予陋質以  
示其肯邪否邪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嘆者語之嗚  
呼知余說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紹定二年七月甲  
申西山翁真書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爲文也昔河  
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回枚數而評之曰謝靈  
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哉思  
王其文深以典至於狷也狂也夸也詭也皆以一言

蔽其爲人天文者技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  
何邪抑嘗思之雲和之噐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  
不出烏鳶之口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婉典謨儷  
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  
人之文元氣也聚爲日星之光耀發爲風塵之竒變  
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眡其資之  
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  
婉峭直之人其言勁嫚肆者亾莊語輕躁者亾確詞  
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義  
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湣六藝咀其菁華

則其形著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  
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氣完而學  
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况其外之文乎此人之  
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區區  
以一重儗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靜厚  
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於書亾所不觀而  
尤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身腴豐衍  
寔少其為人自少好爲詩晚釋政塗優繇里社凡  
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真率之集倡酬迺發忘袞  
服之貴而浹布帛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

觀公之文者其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某將試詞學  
科見遺以詩所期甚遠蓋其辱知也舊矣歲在己卯  
以文編見寄于溫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聞大政不  
敢劇爲也歲月颺馳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木拱矣公  
之子逢辰又數徵前諾掛劍之誼其敢有忘輒論次  
其說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學文之士知所  
本云集凡若干卷紹定二年九月甲申建安真  
序

贈華相士序

華仁仲以相與奕遊縉紳間或謂之曰夫二者於工

爲賤工於技爲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嗜仁仲笑  
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  
其所自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  
觀足不步目目不存體昔人於此知其將斃執玉之  
容一傲一卑昔人於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  
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闕其形而闕其神嬉  
怡微笑斌媚可親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  
女吾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  
以用人分丘畫井有熊始之經野溝封倉籙成之車  
較卒乘羅布後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閔中爲基力

扼滎陽而項籍以亾入洛鳴鼓委梁絕饑而吳楚以  
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邇之攻而遠是圖必  
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勢而偏反弗計要其大成  
而小勝弗爭推吾之法可以禦敵不惟禦敵可以賊  
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撫  
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  
法今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鄭炎震序

三衢鄭君炎震今護漕陳公甥也陳公將指吾閩適  
盜起汀邵間方牙孽時州縣不之制君數月勢張甚

當事者往往喜為謀策獨公與常平使者數以實論  
諸朝語甚切天子與大臣始具知賊猖獗狀於是改  
命能者付以討捕事而禁衛士與江淮諸軍亦次第  
而出渠酋相繼請命其負固不服者合銳師攻之鄭  
君又能以其舅氏之命徧勞諸將贊其籌畫賊朝夕  
平而君委之以歸予謂昔之君子與人同患而不尸  
其功類若此顧今汀若邵之境金魚穴蟻尚有假息  
者招捕使方親指賊巢如君之材從容幙府正其所  
也行矣一省松楸亟鞭馬而南遂訖斯事使人人稱  
嘆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顧不偉歟

###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為田筆為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  
爾然製作之法墨為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  
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為予言烟歆浮  
而輕膠歆老而微均調揉治不失其劑量然後吾墨  
以成雖然是直其端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  
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乎雖然  
是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  
精粹假此而出一語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  
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

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狼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說以告吾徒之用此墨也

送吳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蓋謂有之矣括蒼吳正叟兼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云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以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乎與哉謂命不可移是矣謂地為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

此聖賢之所嘆惜也正叟將為江湖閒遊求一言以別於是乎書

送南平江序

南平漢巴渝地至唐猶以獠名我朝元豐中聲教遠浹始即其地置軍焉百三十四年間浸以道德董以詩言賦為與東西州等矣紹定四年冬予友平叔文往為之守將行請曰南平地雜民夷有赤子龍蛇之異擾而馴之政未易也將何以教我予惟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帶令靖之永平即梓潼廣白清簡八民安之以其治

靖者治南平直湯易謂顧弗日是而空動于予此樂  
正子好善之心孟氏所謂優於天下者也推以治人  
何鄉弗可獨南平乎哉然嘗竊嘆古之為政者變戎  
而華今之為吏者驅民而狄昔者箕子八條之化孔  
子九夷之居皆聖人辜言不敢以律後世若錫光任  
延漢守將爾於交趾能興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  
以父子之性是不曰變戎而華乎今之饕餮吏羅布  
郡縣細者為蝨為蚋以嗜人之膚大者為猘為豺為  
齒以血人之顱以物其家以封其壑於是民始蒿然  
喪其樂生之志而其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不曰驅

民而狄乎故為政者厚視其人雖戎而華可也以  
待其人則雖民而狄弗難矣循其本而思之為吏者  
不自狄其身然後能不狄其民蓋黷貨而忘義者狄  
也喜殺而徇仁者狄也以中國之士大夫為天子之  
命吏而其所為不異於狄亦何怪其民之狄哉予方  
疾當世之吏寧思其不狄故因君之請而一吐之儻  
以為然則頌風示之縣之為吏者使皆懋於仁而聲  
於義亦不乎叔人曰然遂書以贈

送徐元杰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如何謂

俗學科與之業定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詩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破於經史傳記徃徃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冗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辛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買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末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

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遽安於此邪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顯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苟為是言也王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為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脩德益楙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科舉不能以病之上

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願

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為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後於寂寔之澹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序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而夫子所言者亦復止幾營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

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勳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合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爲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

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曰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懋之哉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務於世大史談劉歆所叙至與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大猶天地也百家衆技之流則穹壤間一物爾可儕而論之邪

談歎所叙蓋失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道  
它非吾屑也不知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裔微而  
百工之事亦聖人實爲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  
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曜之幼嘗涉獵書  
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  
扁治療之法耳石巫咸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  
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其所  
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招捕使陳公提師出  
劔汀間曜之實後用其推占之術曰某日出師某日  
破賊其應若響答然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

驗者然則曜之所能其可以小道廢之乎雖然以  
之之敏用使獲畢力于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  
也然曜之雖貧能遣其子負笈從師文辭日贍以蔚  
是將變方技爲儒者之門又可喜也因其行序以勉  
之

### 送金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  
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  
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  
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

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  
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閩河洛爲  
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  
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  
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  
况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縉旣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  
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  
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  
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况今之談者有侈於是  
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

躐其言平澹而少竒其守据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  
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爲  
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  
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  
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  
爲游揚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  
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

國朝舊法以戶長督賦輸迨熙寧中行雇役法未  
幾又行保甲法始罷戶長而令保丁催租於是戶長

之役移之保丁矣 元豐末議改新法始復募戶長  
給雇錢受庸於官而任奔走之責此法之至善者也  
紹聖之初復行雇役始以保長督賦輸於是前日所  
以責戶長今以責保長矣夫戶長役人也保長保甲  
也保甲之設本以譏盜而責以它役可乎然是時猶  
以戶長錢給之雖失初意而未大失也其後錢不復  
給而役如初近世官吏鮮復究知本末例指保長爲  
役人比較鞭笞不復顧卹予之將漕分闈也數與州  
縣爭曰彼非受庸者也柰何以所役視之乎然戶長  
錢旣以上供前日之任法未易遽復保長督賦遂爲

不可瘳之疾予在江之東西湖之南每聞其代輸之  
苦至於流離庸丐轉死溝壑輒爲蹙然媿不能有以  
拯之也而吾閩乃獨無之故議者徃徃指爲僥倖自  
予之歸田里使者之欲置保長者一邑令之欲置者  
二予每爭之或曰天下一家也它道有之閩中獨無  
可乎予曰此蘇文忠公所謂左臂旣病而右臂何爲  
獨全者也且閩中之與諸道異者奚止是哉以酒酤  
則無權以山園則不征以郵肆營運則無和買凡若  
是者皆優於它道 聖朝之所爲加惠者豈非以其  
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窮悴不可與諸道例論乎必

欲盡寬諸道之民則復元祐之舊鑄上供之額舉天下皆募戶長給之錢以代保長之役上也苟不獲已則姑循近制閩中一路仍用耆長而勿置保長次也若以諸道為皆有而不容閩中之獨無創意更置以一縣言之歲當弊中下戶以什伯數且如浦城縣七科保長當破家者百四十四人合一道而言之可勝計邪此不仁之尤無次矣因覽宗博葉公所輯本末輒為書之編首後之君子其尚體 淳熙天子閔仁元元之心與前後諸賢所以更相維持之意毋輕議變法非獨全閩人之命亦所以布 阜陵德澤於無窮也葉公名武

子字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眠人之休戚猶在已故於此尤致意云

###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膺仕然後為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遺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煖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後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鳴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

壽夭以自慙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  
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  
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  
可必今日策名膺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  
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  
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  
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吾  
門古名都今鉅麗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  
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葦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  
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

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  
賜第 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  
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  
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戴冠難又思以文  
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  
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  
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  
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

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  
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  
体况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  
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  
潜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  
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婉之於王集註其圭璧  
罕瑣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  
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  
集註章句詳略徃徃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  
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

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節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  
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  
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  
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  
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鏤諸  
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  
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  
矣真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

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繇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為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

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体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

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邪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清者勁者為陽濁者輒者為陰從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疆劣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為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筮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為然自吾一心之正邪推而至於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

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為吉凶者故命志道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

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  
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  
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逸而在  
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  
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尊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  
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  
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  
興之而曰使長與治焉修于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  
人材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瀆養民有政歛  
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瘵惇獨無不樂其生者

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  
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  
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  
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  
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  
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  
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  
又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  
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  
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

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  
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  
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  
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  
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聽惟  
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  
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  
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  
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  
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

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  
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  
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  
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于篇端  
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達安真  
書

劉氏傳忠錄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於  
魯而宿以權彊專國狐突狐偃皆忠於晉而悅以擅  
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况後

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王而天下信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爲忠肅之學寶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

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已者亦未有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已蓋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脩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其敢以爲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

厚薄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  
氣脉連續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某又將以為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  
後進真 敬書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  
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  
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  
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  
之以為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為問難曲而暢

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  
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  
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  
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  
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軌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  
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為孝  
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  
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為士君子有不知  
孝之為孝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况其大者乎况凡  
民之徇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為此書欲為士者知孝

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  
觀灋亦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  
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  
庠序布之鄉黨使為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  
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  
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  
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為之序而切磋  
講究之庶以求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  
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閩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略以示僕曰予之少  
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  
槩乎有聞矣我朝治体有唐周而陸以漢唐汝亦嘗  
考其顛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  
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某受而讀之幾三十年  
顧嘗病其卷帙之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  
出仕晚而未休驅馳王事乃有所弗暇間自尚書郎  
退佚林藪始得從事筆研間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  
萬言今所存者財三之一竭來閩中橐之與俱竊惟  
窮鄉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即是而熟復焉亦足以

猶知其大略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如僕爲拊  
卷而嘆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傳豈直幸於學  
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續鑑一書  
我祖宗之所以祈天永命植國千千萬祀者莫  
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經筵節略其書以奉  
乙覽者卒未之果今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  
之風誠得是書日陳於前則所以發天聰而濬治  
原者其何可勝數故願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  
公卓之奏公儻有意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然食  
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子意冠于篇首予將

有待焉僕曰唯唯紹定五年十月日建安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

恩爲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泣也始

思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

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

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嘆曰中庸以善繼

志爲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

以教將俾爲士者窮理反身爲有用之學乎母以脂

澤其言擊悅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爲朱

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脉之語蓋謂苟有其  
八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  
士於科第特以為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  
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其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  
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思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  
出焉二氣五行鐘為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  
憲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為戶庭以中庸  
為閫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  
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  
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

焉然必得諸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  
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曰其別筆之  
以贈

### 紹定江東荒政錄序

紹定中鄮山袁侯自衢梁守為江東常平使者既又  
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  
未行進直煥章因任嶺庾事如物侯之在江左於是  
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  
秋太水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  
饑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訖事侯之幙府有慕其事而

屬余以序者予嘆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蕃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邪蓋天之爲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沴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饑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所以爲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爲一也夫連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澇澇而又旱天變頓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

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馬而侯於荒政艱艱然惓惓然寢爲之不寐饋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爲民請命于朝者以此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之所形詩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爲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城對越蒼昊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閩未幾又作于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扞防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隨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

大矣雖然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爲不仁者違天而自賊也以侯之所爲然後爲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爲之動者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恥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爲予論命謂其兼陽仁陰義之全予竊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邪今

莆陽郭君爲論星辰躔度又曰金白水清相爲夾輔故其性好蠲潔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清與白士節之常使予生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邪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劔邵之寇平劔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於石後二年太守黃侯埤又輯其事爲錄屬予序之初嘉定中帥洪道劔津過英顯張侯廟裴回久之若有繫於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後將奚觀君退而繙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

傳既盜作于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捕使予於公舊也則數移書以張侯事勉之未幾公提王師出平劔平汀明年平邵武而一道正清矣公之與張侯人品同鄉井同殄寇保民其事又同而難則倍之兩賢相望百年間皆所謂杜而稷之者也然英顯之錄出於後人故傳聞多異辭散落不盡紀若黃侯則無一日不在幙府無一事不與謀目擊而手書之故其言詳以盡其事審以覈方王師之奪瀨關駐高灘也與賊相距財一衣帶水公戎服指麾陳前賊相顧動色曰此招捕使也邪何文人乃如是則頓

顙乞降願得一官僚面輸款侯毅然請行至則群兇羅拜曰吾父也蓋侯之令連城令將樂皆德愛在人而其力守以扞賊也不惟民敬之賊亦敬之予嘗聞陳公言侯挺身諭賊事他人不能及間以語侯乃曰彼時震陳公之威耳使一妄男子往賊亦降嗟夫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惟其心之廣也故有狄彼東南之功而有不音揚之美今以二君子觀之尤信彼褊心喜忌者或揜人之功而有之又從而疾之有渾濬之爭而無樂范之遜以是心而任人家國予知其難也故書以諭當世君子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

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遠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九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



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中術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 送林子序

始吾與林子游得其詩文讀之聳技奔放不受羈束其最竒且贍者若譜東溪先生之年訟安國伽藍之

文與夫遊虎谿東林之詩名章秀句嘻笑輒就無出吻鳴聲之悲予固知其佳士也及聽其言陰陽消息之變休咎倚伏之機壹以易爲準而參之以太元潛虛之文皇極經世之篇幽微窈眇根極理致予心益加敬焉歲在乙丑遇予鐔津之上相與道故舊握手笑語酌酒而勞之氣益豪語益壯而譚詩益工予方喜其留而樂與之處也居日求別予且慨然曰僕少時嘗有志斯世適不幸而場屋屢北禁不得施今老矣復何望唯平生好賢士夫樂佳山水雖老而不衰今將繇武陽抵盱江歷豫章而西復南轍而下也吾

家有屋數楹其上爲藏書之樓歎吟偃仰足以自適  
行將返吾廬教吾子孫樂吾志以盡吾年如是而已  
詎復有求當世哉予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  
則必有所托以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  
然隱於詩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  
退之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耀之也彼數子者豈  
有求而後獲哉今林子邃於易而雄於詩雖不求聞  
於人然使有如子雲諸公者出其忍使吾子之名泯  
然而弗章邪吾恐子之隱不終隱也於其行書是以  
贈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口者池師惠袖刺來謁與之坐而  
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  
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  
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旣合而星辰行  
度偕會于吉歲在乙丑君其以詞學策勲乎予佞其  
言而弗之信也越旣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  
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  
而巧曆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  
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

之所為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  
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  
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  
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以是告之庶乎其有益  
也

### 登科要覽序

余為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  
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  
隋盛於唐至國朝為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  
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為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

八然未有條分彙次若是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為我  
叙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  
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  
經博古之為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  
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喜而叙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  
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勲業與穹壤相為無窮者固  
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  
則士生斯世顧其所立者何如耳門蔭之德裕視進  
士之牛李其孰賢而劉蕡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  
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送葉守行詩序

吳興葉公守延平之二年政孚于民聲聞于天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若曰朕爲萬方元元宅命于二千石若良與否休戚係焉二三大臣其爲朕擇賢且能者甄而陞之若漢宣帝故事庶其懋哉群公既奉詔則以公治理效聞詔以使者節按刑于夔命至之日邦人嗻嗻若飢失哺若寒去裘驩然謠曰若公之來政實多秕胥徒信信噬我赤子公適其驅拯民于塗孰瘡且瘼公手摩拊曾是呻吟化爲歌舞公胡不留長我父母旣而聞公之去也扶老携幼渡道請留者以

什百數公旣諭而遣之不置也於是州之秀民有諗于衆曰若等愛公之政豈不猶負暄者之愛日乎日行乎天衢而照乎九垓方其杲杲于東初景下燭則墻隈舍陰有私其燠者矣然日之光不止于是也倏焉上騰遐邇並矚則向之私其燠者不能有也今公之政猶冬日也劔之爲郡墻隈舍陰也日之燠不得而有公之政可得而私耶是將先一州而後一道以及乎天下無不被其燠者夫豈劔之人所能有抑豈夔之人所能久哉衆皆曰然乃拜而退郡之僚吏旣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于公尤虛也命僕爲之序

僕不敢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一

問答

起丙戌秋為子姪說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因問復為詳言之

問明德

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稟之氣不同有稟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為聖為賢有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為中人全稟昏濁之氣者則為愚不肖此所謂氣稟所拘也及生而為人既有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為其所奪遂流於不善而所謂明德者亦從而昏矣此所謂物欲所蔽也人能講學窮理

則可以復其未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問定靜安

二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力且從定字起如此心  
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  
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  
也

問全体

或問中語下同

言性之本體渾然全備仁義禮智信是也

問大用

言性之發用出來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

問成性存存

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今倍言見成渾淪  
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  
之道義無不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事長弟  
之類皆是

問止於至善

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  
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實到其地  
能得者謂為君已仁為臣已敬為子已孝為父已慈  
是實到其地矣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体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問止至善是聖人否答曰止至善是已到孟子美與大處乃是大賢地位蓋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善美信大聖神之為六等

可欲之謂善

人有善無惡為人所願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此謂實有其善於身此謂實有其善於身

充實之謂美

善積於身充實唯實故謂之充實而有

美此之有諸已又與一等

光輝之謂大

充實於中而形著於外此乃盛德之不

故程子論顏子以為所以未至於聖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守者謂持守之功化

者謂心理俱融無俟於守乃夫子耳順從心之時也

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

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工夫到此已是十分更無可用

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

言大以上皆可用力至化則不可用力矣

問格物致知

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心一身是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此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唯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為人我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何如何一一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

其次則我為人之子事親當如何為人兄弟事兄當如何為人之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使用告及使用而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也心之與身乃是窮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以漸考究令其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明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設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緣天下之

理能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分知  
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竟也今學者  
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  
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咨問師友求其  
指歸且如讀大學自頭至尾都窮究過既曉得此一  
書了又讀論語孟子亦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  
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便以為了何緣知得義理透  
徹義理既不透徹胸中見識亦無由能進雖窮理不  
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却以讀書為本不可不知也  
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大

極也太極者乃萬物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  
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  
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  
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  
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  
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或問中語

則者法則也準則也漢書以律

十二律

度

尺量

斛斗

衡準

又名

為五則言其輕重長短小大高下各有一定自

然之法不可得而過不可得而不及也易曰乃見天

則詩曰順帝之則皆指自然之理而言帝即天也謂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天則帝則如父之慈子之孝兄之友弟之恭此誰使為之皆天也非人也尹吉甫有物有則之說亦此意

問心之為物實主於身

園外竅中者心之形体可以物言備具眾理神明不測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問上帝所降之秉

或問中語下同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秉謂無過不及而

至善之理也上帝以此理畀付於人人之所得以為性者也

問烝民所秉之彛

詩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言天生衆民有此物必有此理如有耳目則有耳目之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

其餘如口鼻四支之屬皆然

君臣父

子有君臣父子之理

其餘兄弟夫婦之屬皆然

則者謂準則之則

不可踰者也

謂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

民皆秉執此

常理故其心無有不好善者

懿德謂美德也即所謂善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民之生也皆稟受天地至中之理以為性也

與降秉之意同秉即中也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天則謂之道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在人則謂之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性即道道即性

問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為仁義禮智信之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則不能存之耳

只舉仁義二字者仁

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存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伊川先生曰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不待安排也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橫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此性字指天道而言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

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言道不可得而見因性而後可見蓋性之所具皆實理也故曰道之形體舍性而言道則流入空虛矣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

性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已然而不容易

所當然如為君當仁為臣當敬為子當孝為父當慈與國人交當信之類此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也然仁敬孝慈信之屬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所當然是知性知其理當如此也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

所自來也

問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或問中語

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既昏且亂如何窮得義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而理無不通學之大端唯此而已

一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語錄中語下同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紛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

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即之和天下  
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  
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  
同此意也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

語錄中  
語下同

朱文公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闕一不可  
尚書說命乃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也蓋高宗天  
資高明未即位之前已學於耳盤其於天下之義理  
多所通曉傳說恐其徒知而不力行故告之以非知  
之艱而行之唯艱歎其力行平日之所知故也若學

者之事須是以致知為先知得一分方能行一分知

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若所知未真斷無能行之理

所謂真知者伊川先生所謂如虎所傷是也又如飢  
必食渴必飲水不可入火不可踏如此方為真知佛  
家亦云知之一字象  
妙之門亦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  
逐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為百行萬善只是  
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  
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力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孔子答門人問仁問孝亦是如此皆是隨其資質而  
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  
可見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  
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盖凡天下之物有形有  
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  
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  
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  
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

以身言之身之形体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  
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  
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  
其用理也天下未嘗無有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  
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  
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  
有不蹈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  
以格物致知盖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着實用  
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誠意章數條

自慊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為善也

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畧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自慊是誠一誠則自欺是偽二偽則譬如人子弟讀書為

學乃是為己之事若我不知讀書不知為學是我身分上自有欠缺于他人甚事今人徃徃對父兄長上則讀書講學才獨處便怠惰一切廢棄如此則是為

父兄長上而學也其為自欺孰大焉

問致知一段是夢覺語誠意一段是善惡語

中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語閑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為好善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為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為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徃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語閑大學雖

有八條緊要全在此兩節若知己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它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文公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一重關隘方可進兵故也

問正心脩身章

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此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

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上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治人之罪却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即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古人喜怒哀怒不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胸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哀怒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安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眦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正者雖若太過然亦是不失其為正但此乃志義之士

所為若聖人則未必然必如是觀之乃盡

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

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

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

乃心之本体此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偏不倚故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至事物之來

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

而憂因其當懼而懼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

所感而應之耳故其喜怒哀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

空衡平之用此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

喜怒哀懼應物而動恰好便正不可少

過其分事過即已更不啻在會  
中如此即是中節即謂之和

### 問體用二字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元而

歛藏於秋冬利發生是用歛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

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意已熄不知歛藏者乃所以為

自此霜雪凝返草木凋落虫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

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歛藏疑固然

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未歲五谷不

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

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閉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

無所偏倚然後應事之時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  
 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  
 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動靜皆  
子乃以主靜為本者蓋靜時養得虛明然後動而不  
失其時故中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須要戒謹恐  
懼以養本然之中然後發而為中節  
之和程子主敬之說即中庸之意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  
 之言有似同而實異者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  
 不同中庸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  
學之恐懼是俗語所謂怖  
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問治國平天下章

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之  
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園木也故字文從絜先儒  
解絜字未分曉建陽范直閣諱如圭乃胡文定公之  
外甥朱文公之父友方  
 上之君子當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也  
 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  
 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為方器者必以  
 此為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  
 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  
 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為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  
 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

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

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

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

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厘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雖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

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

# 狗尾胡說

及甫干先生又謂無所為而為皆義也有所

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

所為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厘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義者事之宜也焉有有害無利而為是天下國家之所宜者教是說也則是以評案為王佐矣其誤國殃民之徒也

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猶是麤處  
伊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貪財利之  
人然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求自便者其心未  
必無所為此是一節之上又有一節工夫以大學至  
善譬之不貪財利與不求自便是善到無所為而為  
始是至善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  
上兩節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  
之地若未能不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能  
無諂無驕安得便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財  
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力自粗

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地

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  
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  
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

問新民章

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朱文公言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斯  
言盡矣蓋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猶知沐浴  
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汙穢至於心者神明之  
府乃其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之甚如積糞壤如聚  
蟻虺而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

性為輕也豈不繆哉唐人有擲銘曰人之有髮朝朝  
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禪家亦有  
所謂身以善提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  
遣有塵埃之句雖云異端然此言亦自可取也  
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謂洗濯其身沐浴  
其德亦盤銘之義

問仁字之義

此下並  
論語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  
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唯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  
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  
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

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  
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  
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  
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  
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  
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  
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  
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  
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  
然欲有以救之以至於憐憫惻慈祥恩惠愛之謂也

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仁如根上發出苗以苗  
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  
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  
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  
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  
之本如元亨利正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  
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  
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  
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  
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

未發而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  
味之乎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  
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  
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一闕既知其理不可不行  
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  
功至矣

問主忠信章

程子曰不誠無物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体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則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過則勿憚改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問姑息二字

主忠信章註

姑息姑訓且息訓止言事理合當十分做却只做三五分且如是而止此之謂姑息今人柔懦者以小惠及人便以為仁不知只是姑息而已

問溫良恭儉讓

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

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者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限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凡事事物物自然界限不踰處皆謂之節所云一讓謙遜也謙謂不矜已之善年八節者乃其一也遜謂推善以及人

問過化存神

溫良注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存其性而不可測下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備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

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問禮樂

用和為貴章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鍾鼓管磬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

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

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天

地間道理一定而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不可易者皆屬陰禮樂之不可易者皆屬陽禮樂之不

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

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

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

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

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

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純性情

上說然粗精本末亦初無二理

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樂中有禮言和樂

和此即是禮中之樂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和而節此

問因不失其親

因者依也言與人相依須是其人可以親近方得如

士之擇友男之擇婦女之擇婿以至於臣之擇君皆

是若其初不謹則後來雖欲悔而不可得也又如為

人臣屬而事其長亦須看此人可親與否如其人非

賢者輕易依附一為其所薦則終身便有舉主之分

如何悔得以此推之凡百皆然大抵以審擇於始為

貴也

問楊墨就有道

墨程兼愛其初本是學仁不知仁者心無不溥而其

施則有差等如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

就親親之中事父與事兄不同處夫婦處朋友又與事兄不同蓋心無不溥者仁也理其施有差等者即仁中之義也分今親親與仁民同則是視父母如視他人矣故其流至於無父也楊氏為我本是學義不知義者制事之宜也處君臣處父子處朋友事事物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則於君不必忠於子不必孝凡處人倫之間無一而當矣故其流至於無君專言無君者指其最大者而言之也無君無父則是禽獸矣此學者所以必當求正於有道也

問理性命

五十知天命注

窮理謂事事物物格其理窮究之而無不盡也此即大學所謂格物也盡性謂一性之中萬善備具如性中有仁我則盡其仁之至性中有義我則盡其義之至禮也智也亦然如此方是盡性若十分之中有一毫一厘欠闕亦未可謂之盡性至於命言理既無所不窮性既無所不盡便自然至於命此即孟子知性則知天之意窮理主知而言盡性主行而言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

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因為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謚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為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為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為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魯子之戰競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又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

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地

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人之神曰鬼謂

氣之已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出鬼者

屈者也氣之屈收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

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

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

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

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鬼遊魄降寢無形兆此

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

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

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

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

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

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生長是也今人只以

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

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

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伊川曰鬼神

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

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

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

燭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本然之性如此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闢息聚伸也

問魯賜周公禮樂

莊徹

程子言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所當為此正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可謂極其至矣孟子只以為可也蓋事親不如曾子則是人子之道有虧必如曾子方得恰好推而言之為君必如堯然後為盡君道為臣必如舜然後為盡臣道不然則皆是欠闕學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

無父母則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問仁字

人而不仁章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公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

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欲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

什百數公既諭而遣之不置也於是州之秀民有訟于衆曰若等愛公之政豈不猶負暄者之愛日乎日行乎天衢而照乎九垓方其杲杲于東初景下燭則墻隈舍陰有私其燠者矣然日之光不止于是也倏焉上騰遐邇並矚則向之私其燠者不能有也今公之政猶冬日也劔之為郡墻隈舍陰也日之燠不得而有公之政可得而私耶是將先一州而後一道以及乎天下無不被其燠者夫豈劔之人所能有抑豈變之人所能久哉衆皆曰然乃拜而退郡之僚吏既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于公尤虛也命僕為之序



